

中國李白研究

中國李白研究會
馬鞍山李白研究所 編

啓北題

2008年集

黃山書社



中國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会 编
马鞍山李白研究所

吾北題

2008年集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李白研究. 2008/中国李白研究会编. —合肥:黄山书社, 2008. 10

ISBN 978-7-5461-0041-8

I. 中… II. 中… III. ①李白(701~762)—人物研究
②李白(701~762)—唐诗—文学研究 IV.
K825.6 I207.227.422

中国本馆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 第 152620 号

出版发行: 黄山书社

地 址: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 编: 23007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合肥嘉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5.25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2500 册

定 价: 42.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 纪念中国李白研究会成立 20 周年学术总结报告 … 薛天纬(1)
- 李白的文化性格与待诏翰林政治失败漫议 …… 李芳民(17)
- 李白近体格律论析 …… 汤华泉(46)
- 李白拟古诗的诗学意义
——以李白“着题拟古诗”为例 …… 萧丽华(58)
- 李白与楚文化 …… 蒋 志(92)
- 宋代题画诗词中的李白形象 …… [新加坡] 衣若芬(105)
- 近代文化语境下的李白论
——对近代李白接受史的考察 …… 阮堂明(123)
- 关于李白生卒年问题的再认识 …… 杨栩生 沈曙东(139)
- 李白与王维未交游原因探析
——兼及孟浩然、李白、王维三人之比较 …… 王辉斌(152)
- 李白、杜甫与高适的交谊探究
——兼李白三入长安辨 …… 黄坤尧(166)
- 李白与河东裴氏交游考述 …… 万德敬(186)

- 李白《古风》的分期与风格..... 刘 勉(198)
- 套路与变通
- 谈李白五律中的应酬诗..... 葛景春(210)
- 李白《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漫议..... 阎 琦(222)
- “无江海而闲”
- 李白《独坐敬亭山》的庄学解读..... 康怀远(229)
- 李白诗歌中的人名运用..... 殷春梅(236)
- 试论李白、杜甫的妻儿诗 余霞 余燕(252)
- 从李白诗之研究看文学研究与诗歌传统
..... [韩国]金世焕(262)
- 试论李白抒情赋与宋玉赋的传承关系..... 彭安湘(275)
- 试论李纲对李白的的评价..... 王红霞(286)
- 又如李白才清新,无数篇章思不群
- 李白与郭祥正诗歌风格比较探微
..... 刘传文 王友胜(299)
- 论高启对李白豪放诗风的继承与新变..... 李鸿渊(314)
- 试论王夫之对李白及其诗歌的批评..... 黄细梅(332)
- 李白诗歌的翻译及英诗的革新运动..... 袁若娟 吴河清(339)
- 李奎报与李白比较研究..... [韩国]禹尚烈(346)
- 李白《白头吟》考辨..... 吴明贤(361)
- 李白诗中的“邯郸南亭”释证
- 兼论唐代驿站的娱乐场所性质与功能 ... 李德辉(372)
- 李白《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系年新考
..... 刘金平 吕华明(381)
- 不废平羌千古流
- 《峨眉山月歌》地名辨正..... 敬永谅(396)

《游石门》证李白自蜀入京·····	张哲民(404)
对《李白研究史上的新发现》一文之我见·····	奚渭明(420)

2007年李白研究论著目录·····	韦 兰(429)
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三次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德辉(452)

附 录

在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三次学术研讨会暨成立 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陈苏汉(467)
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三次学术研讨会暨成立 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开幕式讲话·····	曹 明(470)
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三次学术研讨会暨成立 二十周年纪念大会闭幕词·····	葛景春(472)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贺函·····	(475)
中国韵文学会贺函·····	(477)
湖南省古代文学学会贺信·····	(478)
复旦大学王运熙先生贺信·····	(479)

纪念中国李白研究会成立 20周年学术总结报告

薛天纬

中国李白研究会是1987年11月4日在马鞍山宣告成立的，嗣后经国家文化部批准和民政部登记注册，成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全国性社会团体。今天，我们在召开第13次学术研讨会的同时，隆重纪念研究会成立20周年，回顾20年来走过的历程，检阅成果，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对于促进李白研究事业与时俱进、求得更高层次上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理事会作中国李白研究会成立20年来的学术总结报告。

纪念中国李白研究会成立20周年，大家都会忆起已经作古的首任会长詹锼先生和副会长裴斐先生。詹锼先生是现、当代李白研究的奠基者，他在上世纪40年代初完成的有关著述已成为李白研究的经典文献；新时期他在继续个人研究的同时，牵头完成了《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的巨大工程，培养了一批高层次研究人才，并且领衔创立了中国李白研究会。裴斐先生上世

纪50年代即在李白研究方面发表了具有重要影响的论文,新时期更是成果累累,新见迭出,在李白研究方面独树一帜;他还以其独有的号召力和行动力,为中国李白研究会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詹锓先生和裴斐先生的精神和著述,永远是李白研究的宝贵遗产。

另一位前些年作古的著名李白研究专家,是中国李白研究会名誉会员、我们的亲密朋友、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松浦友久先生。松浦先生是造诣很高的汉学家,他的研究范围虽然并不限于李白,但李白研究无疑是其用力最勤、特色与成果也最突出的领域,他对李白的热爱使我们感动,他的学风和学术贡献也将为我们永久地尊崇。

中国李白研究会目前拥有一个强大的顾问班子,其中包括了王运熙、朱金城、安旗、罗宗强、袁行霈、周勋初这些著名学者,他们不仅在李白研究方面成绩卓著,而且大都担任过研究会的领导职务,为研究会的创立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至今他们笔耕不辍,在李白研究领域依旧焕发着各自的风采。诸位顾问、当然也包括研究会名誉会长郁贤皓先生,就个人而言,都以其鲜明的创造性为我们树立了风貌各异的学术研究的典范,就群体而言,则构成了研究会的精神支柱。全体会员应该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认真向他们学习的诚意。

还有一些著名学者,如已故的林庚先生,以及傅璇琮先生、杨义先生、邝健行先生、孙昌武先生、赵昌平先生、林继中先生、张忠纲先生、金涛声先生、马力先生、杨庆存先生等,虽然不是我们的会员,但他们不仅在李白研究方面卓有建树,而且都与中国李白研究会保持着各种方式的联系,关注或参加过研究会的学术活动。在这里,我们在向林庚先生表示深切怀念的同时,要向这些先生表示诚挚的敬意和由衷的感激!

20年来,中国李白研究会作为一个工作方向十分明确的学

术团体,发挥了纽带与核心作用,组织、融汇和集结了全国乃至国外的研究力量,为推进李白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研究会共组织召开了 13 次国际或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了 15 集《中国李白研究》(创刊时称《李白学刊》),刊出论文 500 篇之多,总计字数达 550 万。1995 年编辑出版了《谢朓与李白研究》,2001 年举行了纪念李白诞辰 1300 周年的盛大活动,编辑出版了《20 世纪李白研究论文精选集》,建立了马鞍山国际李白资料中心,开通了中国李白网站。2003 年研制了《20 世纪李白研究论文库》光盘。2006 年在马鞍山建市 50 周年的庆祝活动中,举办了“中国李白诗歌节”,举行了“李白与当代文化”专题学术研讨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李白研究会的学术活动,是全国同类学会中最稳定而又最活跃的一个。

中国李白研究会 20 年来走过的历程,主要的当然还不在于诸项活动的开展,而在于研究工作所取得的实绩。这 20 年正值世纪之交,因而李白研究的学术史研究颇受关注,先后发表的相关论文有郁贤皓《近百年来李白生平研究述评》、薛天纬《“李白热”的反思与期待》、詹福瑞《二十世纪李白研究述略》、杜晓勤《二十世纪的李白研究》、张忠纲等《中国新时期唐诗研究述评》之“李白研究”章、余恕诚《论 20 世纪李杜研究及其差异》等。这些论述为我们总结研究会的学术成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我的报告,将依照詹福瑞副会长文章的纲目,在吸收、甚或直接引用研究会同人相关论述的基础上,结合个人体会来展开。涉及的有些研究成果的问世可能早于研究会成立的 1987 年。报告将突出我所认为的创新性成果,不当或疏漏之处,敬祈批评指正。

第一,李白全集整理等基础性研究的成果

众所周知,李白全集的注释,历宋、元、明、清各代,仅有杨齐贤、萧士赉、胡震亨、王琦四家。实际上杨齐贤的《集注李白诗》早已亡佚,仅有部分内容赖萧注得以保存。胡震亨《李诗通》并

非全注本。古代真正的李白全集注释本,只有元代萧士赧《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和清代王琦《李太白全集》两家。萧注又向未出版过现代印刷本,所以,真正具有社会影响且为大家所熟知并广泛使用的古代李白诗全注本,仅有王注一种。这种历史状况决定了当代李白研究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基础工程,就是李白全集的整理、注释。这方面的收获是显著而丰硕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三种李白全集的新注本相继问世,即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和詹锓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三种注本的特色和成就,研究者们已多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言。我深有感触的是,杜甫集的古注本向称千家,而新注本至今阙如;李白集古注寥寥,新注却成果迭出。这种状况的出现当然有着不难解释的客观原因,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为李白研究在这方面的历史性进展而欣喜、甚至骄傲。而且,据我所知,郁贤皓先生正在埋头做一部新的李白集注本,且已列为高校古籍整理规划项目。我们殷切期待郁先生这一研究工程早日完成。

作为基础性研究工作,这一时期还有三部工具书出版。先有裴斐、刘善良编《李白资料汇编(金元明清之部)》,继而有郁贤皓主编《李白大辞典》。前者涉及书目865种、人916家,是一部搜集广博、内容丰富的李白研究资料集;后者既全面提供了关于李白其人、其诗、其文的各种基本知识,又反映了古今李白研究的重要成果。这两部书给我们提供的巨大方便,我想大家都有亲身感受。尤其令人欣喜的是,金涛声先生所编《李白资料汇编(唐宋之部)》,已于上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李白资料汇编》得成全璧,不仅大家将从中受益,亦可告慰于裴斐先生。

第二,李白生平事迹研究的成果

由于史料的短缺,也由于李白诗歌本身重主观抒情而较少客观叙述的特性,关于李白生平事迹的研究历来存在许多空白

和疑点。进入新时期、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研究者们在这个领域内辛勤耕耘、努力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有些成果对于把握李白生平事迹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成果主要有:

1. 李白“两入长安”问题

朱金城先生在《李白集校注后记》中追记了“两入长安”说的提出:“李白两入长安及游邠州、坊州问题,本书曾在《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春陪商州裴使君游石娥溪》、《春归终南山松龙旧隐》等诗笺释中,对传统的论点提出了疑问,当时得到稗山同志的赞同。他不久就发表了《李白两入长安辨》(《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最先系统地提出了李白两次进长安的主张,初步解决了李白生平和作品编年中的重要关键问题。”郁贤皓先生在《李白两入长安的发现及其意义》一文中概括描述了“两入长安”说证成的过程:“稗山的文章以后近十年的时间内,学术界竟毫无反响。直到 1971 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出版,才肯定稗山的‘李白两入长安说’,并推定第一次到长安的时间应在开元十八年。……他的这一论断亦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笔者在 70 年代后期曾发表《李白与张垍交游新证》、《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等一系列文章,证明李白确实在开元年间到过长安(纬按,我以为郁贤皓先生具有关键性和突破性的贡献,是发现了张说墓志)。与此同时,安旗先生也发表一系列文章,并出版《李白纵横探》等著作,也主张李白在开元十八年曾第一次入长安。此后,国内外许多学者都采用此说,并对李白第一次入长安的时间和有关作品进行了深入讨论。199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笔者选注的《李白选集》以及巴蜀书社出版安旗主编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也都以李白两入长安为出发点将有关作品系年。可以说,李白一生有两次到长安的说法已基本为国内外大多数学者所公认。”时至今日,“两入长安”说已写进时下最通行的多种高校《中国文学

史》教材,表明这一学术研究成果已转化为需要加以普及的文学史知识。

“两人长安”说的提出与证成,在研究方法上给我们的启示是作品分析与史料考证相结合,换句话说,即内证与外证相结合。大体而言,稗山先生的研究侧重于作品分析,而郁贤皓先生的研究侧重于史料考证。两者交互为用,便能使一系列难题迎刃而解。

2. 李白家世问题

由于传世史料的限制,李白家世成了一个困惑历代研究者而难以得到确解的问题。自上世纪30年代中期陈寅恪在《清华学报》发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一文,提出李白“本为西域胡人”的看法以来,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我很赞同阮堂明先生在《陈寅恪的李白观述论》一文中所说的一段话:“陈寅恪以李白为胡人,其本义固不仅在发李白家世之覆,从而在李白之种姓与血统上作分别,而是更有以李白为活例,揭示当时胡人迁入汉人区域、胡汉交互融合的背景下文化的互参与影响之深义在焉;在这个意义上,说李白是汉化之胡人或者是胡化之汉人,虽不能说毫无意义,但应该说并不那么重要了。”陈寅恪说法的价值,要在提示人们从胡、汉文化融合的角度来认识李白,而不在于给我们以李白“本为西域胡人”这样一个具体结论。换句话说,这个结论本身并不是无可置疑的。

陈寅恪是在对李阳冰《草堂集序》和范传正《李白新墓碑》关于李白家世的记载持怀疑态度的前提下,得出以上结论的,而“李序”、“范碑”是仅存的关于李白家世的原始资料,对这两条资料的否定,无异于给这一问题打上了死结。因此,近些年来,又有不少研究者在立足于“李序”、“范碑”的基础上,力图破解李白家世之谜,其中周勋初先生的研究成果最有新意。周先生先后出版了《诗仙李白之谜》和《李白评传》两部著作。关于《诗仙李

白之谜》，罗宗强先生撰有题为《李白研究的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的书评，指出这部著作“提出了李白的文化背景问题”，因而“把李白研究的视野大大的拓宽了”。周勋初先生并不赞同径指李白为“西域胡人”的说法，而是认为“李白的血液中，当有胡人的成分”、“他出身胡化家庭”。在《李白评传》中他重申了这一观点，认为李白“虽不是西域胡人，却是一位受胡族文化影响很深的汉族诗人”。两部书从西域文化和羌戎、南蛮文化的影响入手，来探求李白精神、气质、行事诸方面的内在原因，多有新见。《评传》又指出，李白为西凉李暠之后，出陇西李，李暠所建之国又处在异族包围圈中，所以曾努力保护并传承中原文化。李白从家族中受到这种传统文化的教育，他一直怀有晋代情结，重视汉魏六朝文学传统。这个结论肯定了李白为凉武昭王李暠之后，显然与陈寅恪的观点相左，但在我个人看来，似更为通达而近于情理。

同样是立足于李白为凉武昭王李暠之后，且着力于解释“范碑”中“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这两句关键的话，汤华泉先生著文对王文才先生在 70 年代末提出的李白先世为李軌的说法加以补证。沿着这条思路，应该说功夫已经很到家了。其结论虽然如王文才先生所言，仍是“推而论之”的结果，但我很赞同汤华泉先生的原则性意见：“研究李白家世最可凭信的资料应当是李白的诗文和由他口述、提供资料而产生的魏颢、李阳冰集序以及派生的李华、刘全白、范传正等碑志，在未得到更为信实、详尽的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前不能否定这些资料的可信性，更不能以别的资料和后出的资料来取代这些资料。”

与李白家世相关的，还有一个碎叶的定位问题。1982 年，在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西南八公里处的阿克别希姆古城遗址附近，发现了一块红色花岗岩质的汉文石碑残件，所载文字开首为“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上柱国杜怀宝”。90 年代

初,日本学者内藤みどり将碑铭拓片的照片予以刊布,1998年在新疆举行安西大都护府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新疆考古所于志勇研究员将日本学者发表的材料编译后刊登于《新疆文物》杂志。由于这块石碑的发现,作为李白先世寓居地的碎叶的地理位置,遂成定论而不复有争论的必要。

3. 李白寓家东鲁问题 李白诗中多次言及他在东鲁的寓家之地为“沙丘”。1987年,安旗先生发表《李白东鲁寓家地考》一文,指出其地在唐代兖州治所瑕丘(今兖州)。1993年,在兖州城东南的泗河内出土北齐时代刻石一块,上有“沙丘”字样。1994年8月,在兖州召开的“李白在山东”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当地学者发表了对这一发现的研究成果,从而印证了安旗先生关于“沙丘”的考证结论。由于地下文物的发现,沙丘的位置也与碎叶的位置一样得以坐实。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李白天宝元年奉诏入京的出发地。这实际上是对《南陵别儿童入京》诗题所称“南陵”的定位问题。1983年,葛景春、刘崇德联名发表《李白由东鲁入京考》一文,提出南陵在东鲁的说法。1987年,詹锳先生又发表《谈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一文,以《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一诗与之互相印证,进一步明确了南陵可能在鲁城附近。

4. 李白入朝非吴筠举荐 郁贤皓先生1981年在《南京师范学院学报》发表文章,考证李白天宝元年奉诏入朝非吴筠举荐,从而纠正了《旧唐书·李白传》记载的错误。同时,李宝钧先生也在《文史哲》发表了观点相同的文章。

5. 李白在朝未任翰林学士 傅璇琮先生在《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发表《李白任翰林学士辨》一文,其“内容提要”写道:“李白于天宝初入长安,任翰林供奉。但当今的李白研究者却有说李白当时为翰林学士。本

文论证所谓翰林学士之说实不可靠,并辨析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在天宝时为两种不同身份、不同职务。”这一成果澄清了李白研究中被不少人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此后,李厚培在《人文杂志》2003年第1期发表《此学士非彼学士》一文,进一步明确了“唐代翰林院与学士院是两个功能有别的内廷机构;翰林院学士与学士院的翰林学士,是两种不同等级的差遣使职。李白所冠学士属翰林院”。

6. 李白“三入长安”问题
李从军先生于《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2期发表《李白三入长安考》一文,首倡“三入说”。郁贤皓、安旗等曾撰文讨论这一问题。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将《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等诗系于天宝十二载三入长安之时。此后,安旗先生继续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在其最新著作《李太白别传》中通过对《戏赠杜甫》一诗版本、异文的考订,尤其是对今西安市东郊长乐坡的实地考察,得出“所谓‘饭颗山’者,实即其上有太仓之长乐坡也”,天宝十二载李、杜曾重逢于此的结论,从而给李白“三入长安”、欲献策朝廷而不果的看法提供了新的佐证。

7. 关于李白卒年问题

我特意提及这一问题,是想提请大家关注阎琦先生的《李白卒年刍议》和《再论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两篇文章,他将李白卒于宝应元年(762)的传统说法作了修正,而将之推后了一年,即广德元年(763)。这一看法被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所采用,其重要依据,是李白《游谢氏山亭》诗,诗云:“沦老卧江海,再欢天地清。”这一年正月,安史之乱平定,八年战乱乃告平息。试想,除了这一特大时事、特大喜讯,还有什么可以称得上“天地清”?杜甫的名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正是写在同一时期、同一背景下。

除了以上七端,关于李白生平事迹的考证还有不少堪称精

审的成果,如郁贤皓先生关于宋之悌和崔侍御的考证,黄振常先生关于“郡督马公”的考证,钟振振先生关于《任城县厅壁记》的考证等,都属不刊之论。

安旗先生以八十高龄,近些年仍不懈地致力于李白生平事迹探索和相关作品的阐释,其代表性成果是《李白诗秘要》和《李太白别传》。后书的《引言》写道:“作为个体生命,固然皆有结束之时,但李白却以其济苍生、安社稷之宏愿,以其特有之政治敏感,先天下之忧而忧,甚至出生入死以赴国难,于是而成为当时社会盛衰转折之亲历者、见证人、预言家;于是而有惊天地、泣鬼神之诗篇,如时代之神镜,历史之警钟。遂使其人不死,其诗不朽。杜甫亦然。”二书将考证与作品分析相结合,全面梳理李白生平与创作,多有发人深省的看法。属于李白生平事迹探索的著作,还有林东海《太白游踪探胜》、李从军《李白考异录》、胥树人《李白和他的诗歌》、杨树生《李白生平研究匡补》、王辉斌《李白求是录》、吕华明《李白新考论》、蒋志《李白蜀中论考》、陈钧《李白与苏颋论考》、李清渊《李白辩证丛稿》、范震威《李白身世、婚姻与家庭》、康怀远《李白事诗系年考辨》等,也都不乏个人见解。

这里特别要说到,马鞍山等地所开展的李白的地方性研究,构成了李白生平与创作研究的一项重要、有特色的内容。这些成果主要有:朱宗尧主编《李白在安陆》,郑修平《李白在山东诗文集注》,江油蒋志、丁稚鸿等的一系列关于李白与故里的研究成果,兖州武秀、王伯奇、徐叶翎等的一系列关于李白与寓家之地的研究成果,竺岳兵关于李白与天姥山的研究成果,以及李子龙主编《李白与马鞍山》为代表的马鞍山诸位同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这些地方研究者凭借地利优势,带着对李白的特殊感情,以专注而精心的力量投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第三,李白人格精神及其艺术成就研究的成果

这一方面成果最多。除了大量单篇论文外,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大体是以三种形式出现:一是专著,二是系列论文,三是正式立项的研究课题。

专著类,自 1981 年罗宗强先生的《李杜论略》和裴斐先生的《李白十论》出版以来,相继问世的主要有乔象钟《李白论》、刘忆萱、管士光《李白新论》、杨海波《李白思想研究》、房日晰《李白诗歌艺术论》、孟修祥《谪仙诗魂》、陶新民《李白与魏晋风度》、张瑞君《大气恢弘:李白与盛唐诗新探》、傅绍良《李白的人格与风格》、葛景春《李白思想艺术探骊》、《李白与唐代文化》、《李白研究管窥》、薛天纬《李太白论》、康怀远《李白批评论》等,还有杨义先生的《李杜诗学》。

系列论文,如詹福瑞以“意识”为题的系列、赵昌平的“李白新探”系列、康震的“李白文化人格研究”系列等。立项的国家社科课题有何念龙“李白文化现象研究”、葛景春“李白研究史研究”、“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思潮的转型研究”、张瑞君“李白的精神与艺术世界新探”等,这些课题也都形成了系列论文。

关于这方面的学术创获,较难进行概括。根据我个人的体会,似有以下几点最为突出:

1. 相对于将李白所受思想影响主要归于儒、道二家的传统看法,80 年代以来,研究者由李白从赵蕤学习《长短经》入手,充分注意了纵横家对李白的影响,从而使李白的功业理想和人生理想的思想渊源得到更全面的解释。

2. 在更广阔的历史与时代背景下来探讨李白的人格与精神,将之归结为“士”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这是对林庚先生当年在《诗人李白》一书中所确立的一个重要命题,即李白的“布衣感”的继承和深化。“士”的最根本的特性,是在贡献社会的同时,强调和坚持人格独立。正如裴斐先生所说,李白虽然